

知約

漢書鈔

五十五

太政官文庫			
和	一三五〇	冊	六六
書	二〇六	函	一
門			

內閣文庫			
和	一三〇	冊	三三
書	六六	函	三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1350
冊數	66 (53)
函號	213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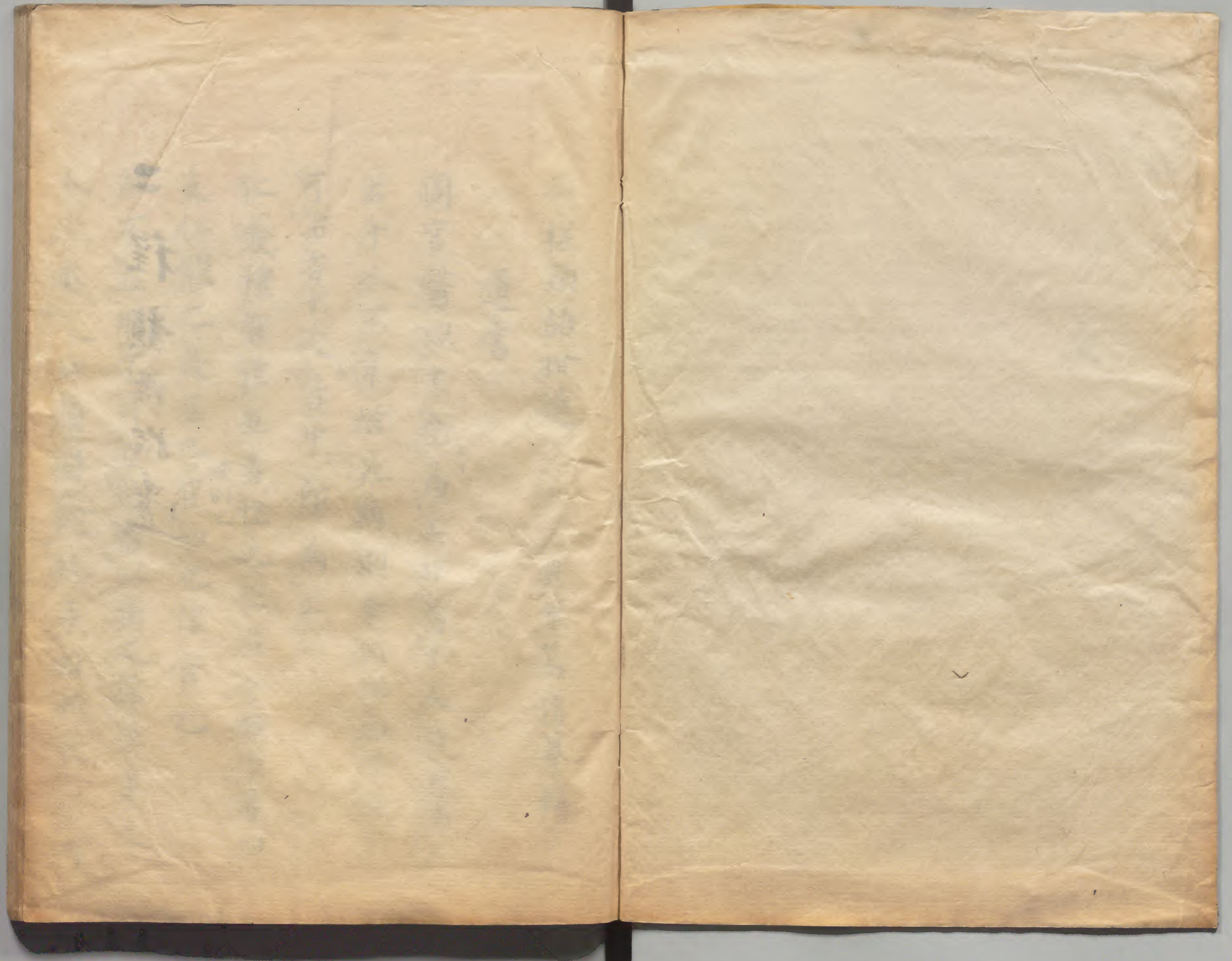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二程類語拾遺

二程類語拾遺

貝原篤信纂輯

遺書



周官醫以十全スル為上非為十人皆愈ス為上
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
可治者十人皆中ル即為上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
體也義宜也智禮別也知也信實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

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

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
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
際制服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湏尺度權衡在
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于相見而言
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
其實不盡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

湏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 循其性一作

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

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

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

性也 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

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

失則何修之有

中心斯湏不知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

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

敬、湏、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
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
本、節、也、然、遂、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
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一、箇、消、長、只、是、箇、
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
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
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
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
本、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
土、之、氣、故、重、濁、也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
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
無、故、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
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從、不、知、
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
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
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
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
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
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
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

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
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
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
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
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
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
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
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
不慎任人聞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

皆受廟筭上下相拘安得不知此
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
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
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
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
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
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
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
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

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
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
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
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
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
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亡
今之別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
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
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
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
雖是靈却極喪處極多只有二件嬰兒飲
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
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
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
始食懷列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

數百里間氣候爭三四月矣若都以此差之
則須爭半歲如此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
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
而已

焚死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
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
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襯一彈則
便以為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
則略不以為恠可不哀哉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中堂下人
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
疾干頑一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已上伊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
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吾所攻其

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
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
經足矣矣必佛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
論其理而已竟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畝
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
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覺悟便是信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

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注依馮事是此理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

得一件其餘自正

一作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

者事一作漸至成德方可自安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苔木氣為水土始發

一作始所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

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

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

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

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

水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

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也
四堯之亦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太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然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今人以影祭或畫土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太不便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之中却有至憂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於中者謂之敬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學則不固連上說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
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
此言極有理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
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
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
以為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
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
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

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惶恤其身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但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

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已下明道語
可使南面有君子之德也
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心不得有所繫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矣
讀書要玩味已下伊詔

知知仁守勇決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不尊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

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終通
其一則餘皆通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
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
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
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
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
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
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
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
外必方

慎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
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
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
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
業如何去得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
張子厚善鑑裁其第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
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
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
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
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

也他以謂如木之生長既足却自住然
後却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
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
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
相干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
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
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覺是覺於
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

言下即悟何嘗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
曰今之學釋氏者徃皆高明之人所謂
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
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
過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閑
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須陰陽始得問人之

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
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回報異先生
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
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者白
起便是命當如此又况趙卒皆一國之人
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
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
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

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
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須理令人熟底莫說
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
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
可著力

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
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
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

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
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
別也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主得太公於卜古
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上乎曰
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
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
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

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
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來傳說
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
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
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
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
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
所應，自然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
王於大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

託夢上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
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
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
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
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
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
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

及告官遂遂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

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

相憂亦有火出惟鉄無火然憂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憂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軌便有火出非時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

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
盛冬時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年氣
致異此常理也然必不以時則是異也如
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
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于陸陸中物
生于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
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
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
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

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
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
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燭理明
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
人莫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
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鳥，有之
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
有之。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

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也專一葬
只是藏體鬼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
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
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
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粟何也曰周用粟土所產之木
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
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問女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也曰不可

既歸夫家事他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
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意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
肢成章之謂也

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問人錄
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貌之夫君子無
不敬如有心忤貌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
惠處之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

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
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

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

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

為智多害之也

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

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

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

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為有

這道理

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自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

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

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

其心爾可不勉哉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

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
秋則教民收穫是哉成也教民鋤耘灌溉
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
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
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
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闢而
已李處遜
字嘉仲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
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

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
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
神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
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
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
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
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

時ヲ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
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
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
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
所言乃忙也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
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前自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
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

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馬久寓遠
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
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
弟此亦豈知為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
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
既而惓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
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
本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
生曰此乃善喻也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
其中矣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
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
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
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
皆有以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

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
三省窒欲之道也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
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
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
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益水之為患常少火
之為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
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
也世間風俗益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
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
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
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

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公在溫
公通鑑局中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
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
為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
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
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厨也舊先克嘗見一蝎不忍殺放
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

義

伊川

惟聖モ固ホ念ル作ル狂ト如シ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石炭穴中遺テ火ヲ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

千年今火山蓋為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

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

了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

曰試諭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

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

養

爭奪而致怨。傾會端而志。其數也。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血氣則遷矣。子曰吾進伯老矣。慮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遂死焉。亦可謂之好學也。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子曰素問出於戰國之際。或以為三墳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或問何說也。子曰善言矣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豈不當哉。若運氣則不可用。子曰卜筮有疑心。則不應。或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子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

而況麟乎
子曰良止其所也萬物各止其所分無不定矣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_レ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惡為善良緩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洪之

道而與己異者一皆弃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久
子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
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
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
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不
子曰舉措合義則民心服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
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
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
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
身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
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
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就使之乎
子曰夫為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
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
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憂竹

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乾磨既極，則亦能熟矣。陽未嘗無也。

關子明推占吉凶，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善養生者，引將盡之年，善保國者，延既衰之祚，有是理也。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為爾言，無則聖

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子曰：日月之有，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或問泰伯之三讓，子曰：不立一也，逃焉二

也文身ヲ三也

子曰子厚之氣似明道

子曰強者易抑レ子路是也弱者難疆シ宰我

是也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

也

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

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ト以重其事ヲ

子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

異

或問後世有作虞帝弗可及何也子曰譬

之於地肇開而種之其資毓於物者如何

其茂也久則漸磨矣虞舜當未開之時及

其聰明如此其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胡

不觀之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時之盛衰有

一月之盛衰有一辰之盛衰一國有幾家

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

消長氣之不齊理之常也
子曰自性得者皆善也而有仁義禮智之名者以其所施不同合而言之一道也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聞見
子曰有二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心無目不能視目無心不能識也
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

勇於義者君子也
子曰聖人盡道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是欲天下之人皆至於聖人之域也佛氏逃父棄家毀絕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人君子之心哉
子曰不可為而為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

清氣... 子... 千... 惟... 業... 氏... 宋... 曾...

伊川先生經說

敏於事勇於行也

伊川先生文

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畧六韻尉繚子
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
以施行勤會元立法減去三畧等蓋為鄙
淺無取今禮部以為有取恐是不曾研究
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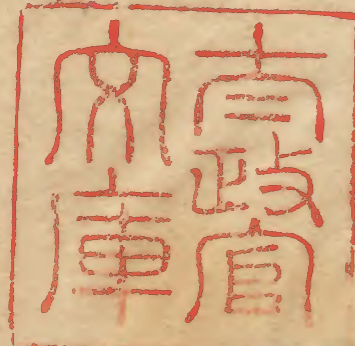
義理比下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
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為迂闊不曾不曾不曾
放蝎頌見游氏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明道前立關義
酌貪泉詩見劉立三卷六論徐子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明道

書縣廳壁見龜山
詔錄
視民如傷明道

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
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
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伊

書銘見微

含其英如其其實精於思貫於一伊川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會其...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漢明帝之時... 經房... 宗...

